



老阳
著

鸭子河

下篇



鸭子河畔燃尽青春烈火，时代彼岸看彻岁月封尘，
一幕幕人间悲喜谱写了特殊年代的隽永史诗。

无法复制的知青人生
难以磨灭的绝版回忆

鸭
子
河

下篇



老阳

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鸭子河·下篇 / 老阳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108-3233-8

I. ①鸭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6486 号

鸭子河·下篇

作 者 老阳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黄宪华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7.5

字 数 245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233-8

定 价 33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第十五章

批斗土地主大会散场时的那阵电闪雷鸣过后，天就像漏了一般下起雨来，一口气下了五天。冷飕飕的雨裹挟着西北风卷起的尘埃，把春天的气息扫荡得无影无踪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把大家的心情扫进无底深渊。那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淫雨。

雨是这么个下法儿：

大约晚上七八点钟，大雨山呼海啸般地压过来，气势汹汹，遮天盖地。过了午夜，它又像一个暴徒撒够了野，疲倦了，但是仍然不肯放弃手里的鞭子，不急不慢，不轻不重，“噼噼啪啪”地抽打着屋顶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。约莫四点钟左右，它筋疲力尽了，才阴着脸，喘着浊气，瘫倒在深厚

的云层里，睡上一整天，养精蓄锐，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再卷土重来。早晨起来一眼看去，整个世界一片污泥浊水，天天如此，循环不已。

按照当地东北人的说法，这种雨叫作“关门雨”。关门雨是兵团战士最厌烦、最为憎恨的那种雨。原因极其简单：早晨雨一停，我们就得出工干活儿，没得说。偏偏这阵子的活儿也是最为艰苦。具体任务：拧拉合辫儿，盖草房。

说到这里就需要交代一下：

过去一年里，连队陆陆续续调来了十几个拖家带口的老职工，一概没房子住。小学校也因此增添了二十来个新生，校舍也不够用了。还有种子库、小卖部、机务保养间等，都等着要房子。所以，连队里不得不再盖几处新房子。

说到盖房子就联想到了砖瓦，说到砖瓦就联想到打砖场。不幸，那台打砖机坏了。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，修来修去终于彻底报废。烧砖盖房子暂时没指望了。连队干部跟工作组的钦差大员们商量了一番，决定来个“土法儿上马”，盖“土”的。并且一定要抓住春播完毕，大田除草尚未开始这段“农闲”的大好时机，把土房子盖起来。

土房子的原料是草和泥。做法很简单：从地里割些荒草回来；随便找个地方，挖个大坑，在坑里头和稀泥；然后抓起一缕草，大约一拳头粗，一米多长，在搅匀的稀泥里拧，拧成一条大辫子。这条用稀泥和草拧成的大辫子就叫“拉合辫儿”。拉合辫儿是盖房子的原材料，当砖头使。土房子就是用拉合辫儿一条一条、一层一层地码起来的。

简而言之，把荒草按在稀泥坑里搅和，拧成泥辫子的工程就叫“拧拉合辫儿”。这会儿，大家就干这种活儿。

如果不是下雨，在干爽的晴天，拧拉合辫儿的人通常会在和稀泥的大坑边上挖一个小坑，像单兵作战的掩体那样，小坑挖到齐腰深，人站到小坑里，身子向

前探一下,手就可以伸到大坑里干活儿。这种干法人是站着的,比在大坑边上蹲着,哈下腰去干活儿强多了。

但是遇到阴雨天,就像现在这种“关门雨”,情形便完全不同了。地面湿漉漉的,连泥带水,根本没办法挖小坑。人呢,就只好蹲在大坑边上,深深地弯下腰去,弓着背,两只手伸到大坑里和泥。

蹲着干活儿苦不堪言。蹲上半个钟头,腿就麻了,气也喘不匀了,头重脚轻,浑身的血气都淤积在头上,大有一头栽进坑里的势头。

不仅如此,北大荒的蚊子和小咬儿遇到这样的天气就会纷纷出动,大展宏图。每人的头上都围着一大群蚊虫,犹如一群微型轰炸机,“嗡嗡嗡”地叫个不停,落下便咬,咬住不放。

因为两只手都插在稀泥里,人们只能用胳膊在脸上、脖子上不断地蹭。然而,蚊虫都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,非要把人脸咬成猪头不可。于是,到了气头上总会有人忍无可忍,愤然把手从泥浆里拔出来,照着自己的脸上或者脖子上,狠狠地抽上一大巴掌,啪!痛快淋漓!

这么做的结果虽然是让自己面目全非,但是解恨。一巴掌下去,至少拍死十几只小咬儿,如果拍得及时,还能拍死几只蚊子。此外还特别解痒,脸上火辣辣的,可以舒坦好大一阵子。于是,过不了一会儿,准能又听见“啪”的一声闷响,让人心里一颤,一天下来,噼噼啪啪的响声一声跟着一声,不绝于耳。收工的时候一个个人鬼难辨。

再有,雨在白天也不是完全停着,时不时地飘过来一小阵,也就是几分钟,反正天阴着,说下就下,似乎合情合理。可是,它又不大下,也不连续下,让我们找不到收工的理由,万般无奈,能做的只有一件事——忍着。

就这么一小阵雨就能把人淋得浑身湿透。雨一停,风一吹,冷得直打哆嗦。毕竟才是五月天,虽说五月已是暮春与初夏之交,但是这个时令在东北的北缘地带依然寒气未尽,嗖嗖的冷风刮个不停,地下的冻土还未化透,水在夜里还能结冰,

井筒里还有一米多长的冰箍。正是在这样的温度下，我们把手伸到水坑里拧拉合辨儿。先是有位老职工当教练。他神色坦然，手伸到水里不慌不忙地搅和了几下，解释道：水虽然是凉的，但泥却是温乎的，不信试试？我们一试，果然有几分道理。手刚伸到水里的时候，彻骨生寒，浑身一阵颤抖，牙也“咔嚓咔嚓”地打起架来。干着、干着就觉得暖和了一些了，主要是泥的作用，只要手是在泥里活动，而不是在纯粹的水里活动就感觉舒服多了。自打那时起，我才深刻领悟到“和稀泥”一语的微妙哲理。

不过好景不长，一坑的稀泥几十分钟就用完了，还得重新填土，重新倒水。一桶桶冰凉的水从井里打上来，往坑里一倒，我们便伸手开始搅和，寒气顿时顺着全身密密麻麻的神经系统传导开来，牙齿随着就不由自主地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摩擦和撞击声。搅和了一会儿，土和水互相融合了，成了稀泥，温度才渐渐有所提升，人也才缓过一口气来。不过，再过了几十分钟，一坑稀泥又用完了，又得填土加水，寒冷钻心的痛苦过程又得重新经历一回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
有几个绝顶聪明的人物率先戴上了手套。手套是六十年代最普通的那种白色棉纱织成的劳动保护用品。然而，仅仅几分钟的工夫，那副手套就烂得不成样子。从一开始，戴手套的实验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，稀疏的棉纱根本不能阻挡冰凉的水，戴和不戴一个样。另外，由于没有足够多的手套，这种抗寒模式根本就不可持续。

冰凉的水侵入肌肤，痛苦不堪，我不由得想起了别拉洪河架线的日子。

同样是与寒冷搏斗，不同之处实在太多了。架线的时候是脚在受苦，现在轮到手。架线的时候心中存有一份保家卫国的热量在抵御寒冷，现在，心和水一样凉。架线的时候那么有理想、有信仰，高呼着革命的豪言壮语，现在却像一群丢盔弃甲的败兵，蜷缩在不堪一击的堑壕里，抱怨时运不济，倒了八辈子血霉……

我对自己的预见性和想象力总是自鸣得意。在那样的处境下，我竟然浮想联

翩，最终想到了一种塑胶手套，像棉线手套那样厚，柔软而富有弹性，质地结实又不妨碍干活儿，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像绝缘体那样彻底阻断寒冷的井水侵袭……真是太好了，妙不可言。可惜，只不过想想而已。

在那些淫雨霏霏的日子里，我们两个武装排的人就在一片阴晦的天空之下，蹲在四个大坑周围拧拉合辫儿。5连，它总有情趣变幻莫测地考验这两个排的革命战士。这种时候，这番光景，我便深深体会到——作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，俺们是何等的向往舒缓的春风，温润的空气，和煦的阳光……

两个女生排负责运输，把我们从泥坑里拧出来的拉合辫儿拖到盖房子的工地上。六排那伙人负责垒砌。经过了六天的鏖战，我们终于盖起来一栋崭新的泥草房，可以称得上是战绩辉煌。

然而，辉煌了没几年，那些土房子便塌陷下去，重新沦为一堆土。一堆加了草料的土，无可奈何地摊在那些和稀泥的大坑旁边。

就在这艰苦卓绝的六天六夜里，另外一伙儿人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创造了另外一种“辉煌”。

这伙儿人负责调查“今不如昔”案件。

就在这六天六夜里，“今不如昔”案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那个土地主居然彻底坦白，承认“今不如昔”四个字是他写的，承认他从骨子里就留恋黑天昏地的旧社会，无比仇恨光明灿烂的新社会。

当土地主签字画押的认罪书公之于众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杜瞎子和毛子那些如火纯情的证词软弱得不堪一击，就像我们面前大坑里的稀泥一样，最多能拧成拉合辫儿，凑合一阵子。

不知怎么搞的，无论在想什么，我总是能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拧拉合辫儿的事

儿。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那坑稀泥一直都在我的眼前来回翻滚，怎么也摆脱不掉。那一坑混浆浆、冰凉凉的污泥浊水早已经浸入我的血管，并顺着血液渗入到我的每一个细胞。

然而，匪夷所思的是：是谁创建了那另外一份“辉煌”呢？

这份功劳显然不属于工作组。开完批斗大会的第二天一早，工作组全体成员就打道回府，回团部汇报工作去了。他们临走，把“调查研究”的任务交给了连队干部。

那么，是郭信良吗？郭指导员矢口否认。他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。他的话毋庸置疑。他是个实诚人，从来不说谎。至于在“文革”初期，他被黄半斤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屈打成招，说了些违心的话，不过是一次天大的例外。他一生都为那段言不由衷的胡话感到刻骨铭心的耻辱。那场“革命”完全扭曲了他的人格。那场对人类尊严的蹂躏给他留下了一生一世、永远不能平复的创伤。

那么，应该是常庆功喽，可常委员长也说不是他。他拍着胸脯，信誓旦旦地说他这几天在哪里哪里干活儿，谁谁谁可以作证。至于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也就很难说了。不过，我当时信以为真。因为，这位常副指导员是个爱出风头的人物，如果真是他，这么大的功劳他能不挺身而出？

那么，是黄半斤？他居然也说不是他干的。不过，六排的人一直由胡大林领着盖房子，工地上没人见过他。唯一能够间接证明他没有介入此案的理由是：工作组走的时候有过交代：在调查过程中尽量让黄半斤回避。

一场战斗胜利了，只有一个战俘，却没有战胜者，这真是咄咄怪事！而且，事情怪到这种程度：战胜者从此销声匿迹，隐蔽在重云迷雾之中。

历史往往就是这样，真相被压在谎言的巨石下，遗弃在荒野的废墟中。

117 团司、政、后三大机关设置在团部地区一栋新盖好的、质量上乘的、红砖红瓦的平房里。这栋平房大约有四十米长，正中间是大门。进了大门，迎面便是毛主席的巨幅画像。毛主席身穿绿军装，红光满面，慈祥地注视着每一位进门的人。主席像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长长的走廊。政治处办公室设在左侧一边，一共六间。宣、保、组、干等四个股各占一间，其余两间是付大肚子的办公室和会议室。

在淫雨霏霏的最后一个日子里，政治处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。

驻 5 连工作组正在汇报“今不如昔”案件的发生、发展过程。听取汇报的人除了政治处的其他股长和有关人员外，主要是政委杜宇光，副政委汪文清。

付大肚子自然是领衔汇报的人。他时不时地站起身来，高一声、低一声，绘声绘色地描述着 5 连阶级斗争的各种问题：“这个嘛——哈——是不是呀——啊——”

他坚定地认为：5 连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，“今不如昔”案便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；土地主从骨子里就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心怀不满；“今不如昔”那四个字肯定就是他写的，他说的，他想的！

工作组其他人的看法都与付大肚子有所不同，但是，他们都是用十分委婉的方式、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。

黑老彭是这么说的：“我，完全同意付主任对 5 连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。我主张对‘今不如昔’一案还要做‘过细’的调查研究。目前，还只有黄万金一个人的证言，其他人都明确地作了反证，其中杜瞎子的反证最为明确。所以，绝对有必要深入地调查下去，一定要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”

向靖宇说：“主任同志的阶级斗争观念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！好好学习哩！说到杜瞎子嘛，这个人呐，轻易不表态，他一表态就大有文章！因此哩，对于他的发言，我们还真要充分重视，马虎不得哟！黄万金不仅是少数，他简直就是孤家寡人嘛。这是为什么？因此哩，非得好好查一下不可！”

牛大人说：“对嘛，对嘛！一定要认真查下去！一查到底！”

宋福生附和道：“完全同意，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！”

很明显，工作组分成了两派。付大肚子自成一派。另一派是除了付大肚子以外的所有人。只不过，多数派遮遮掩掩，并没有跟付大肚子形成针锋相对的阵势，然而，政委和副政委还是都听明白了。

杜宇光说：“听起来，那个黄万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。凡是有争议的人都不可轻易提拔使用，他们说的话也不可轻易相信，这是政治工作的一项原则。”

汪文清说：“政治工作还有一个原则——相信大多数。跟着大多数走。”

.....

就在这时候，朱海瑞推门而入。

他走到汪文清身边，俯下身去，在汪副政委的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。汪文清举了一下手，打断他，让他公开、直接对大家伙儿说。

朱海瑞用一双看上去毫无表情，然而深藏不露的目光扫视了一遍与会者，说道：“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在保卫股值班，刚刚接到5连的电话报告——‘今不如昔’的案子破了。土地主承认是他写的。而且，土地主对作案动机也供认不讳。”

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一个炸雷。

付大肚子拍案而起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！我——说什么来着？也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呐，都把毛主席著作学到哪里去了！这个阶级斗争呀，啊，它是‘树——欲——静——而风不止’呀，怎么着？还要跟着大多数人走？往哪儿走？真是的！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‘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’。那个黄万金就是少数嘛，这些年来5连的人没少挤兑他，可他硬是把阶级敌人给挖出来啦！事实胜于雄辩嘛！哈！”

他彻底扬眉吐气。

会议室一时沉静下来。谁都不说话了。

最后，还是杜政委收场。他说：“听着有点儿蹊跷，那就这么着，你们现在就回5连去，看看到底属实不属实，那土地主是怎么招供的，在什么情况下招供的，有没有逼供，如果一切属实，就让5连给保卫股打报告，依法论处。”

一个礼拜过后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第二场批斗土地主的大会在灯火若明若暗，空气闷浊不堪的大礼堂里召开了。

阵势跟上次几乎一模一样，常庆功主持会议。只见他削肩佝背，尖嘴猴腮，像只好斗的公鸡一样，伸了伸脖子，高声宣布道：“同志们！土地主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震慑之下，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教育之下，不得不如实地坦白交代了他向往旧社会，仇恨新社会的内心世界，完全承认了他的反革命罪行。现在，就让我们看看他的丑恶嘴脸吧！”

全场人“唰”地一下，把目光一齐投向土地主那副“丑恶嘴脸”。

此时此刻，土地主已经让人们认不得了，完全认不得了。

他原本有些罗锅，虽然背上鼓出一个包，但身子是直的，就像一个完好无损的人，背上给人塞进半个篮球。现在不同了，他的上身完全弓下去，几乎弓到九十度。身子弓着，头却硬挺挺地扬起来，扬得坚韧不拔。为了不使头塌下去，他走路的时候，用力地摆动着两只胳膊。那样子让人们蓦然想起“坚贞不屈”这四个庞然大字。

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脸，他整个脸都变了形，两只眼睛瞪得像头狮子。以前，他从来没瞪过眼睛，所以，眼睛一瞪，五官的其他部位就随之扭曲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

我坐在过道旁。四条汉子押解着他，从我身边唰唰地走过，卷起一阵冷风，在我的脊背上倏然掠过，让我不由得打了一连串寒战。

土地主脸色铁青，前额上隐隐镶嵌着几块黑紫色的斑块，嘴一张一张地喘着

粗气，像蒸汽火车头一样，两腮一鼓一鼓地抽搐不止，牙齿不见了，露出光秃秃的牙床，牙床上印着斑斑血迹。

这副惨状顿时把我的心拧成一团，越拧越紧，几乎要爆炸，脑子里的血突然一下子抽干了，一片空白。

恐怖，太他妈恐怖了！

这时候，会场上发出一阵骚动，离着过道远的人们纷纷站起来看，更有甚者已经站到凳子上。一片唏嘘声从人们紧张、惊讶的心底迸发出来。

田野在这当口喊了声口号：“打倒反动地主！”

应号的人一反常态，寥寥无几。有几个人只应了一半儿，“打倒——”后面的声音就吞回肚子里，伸出去的拳头也悄悄地收了回去。

田野见势不妙，立马偃旗息鼓。

土地主被连拉带拽地押到前面，转身，站定。他的手臂不能继续甩荡了，只靠着脖子的力量生生地挺着那颗顽强的头颅，眼睛虎视眈眈地瞪着，喷发出一团一团的怒火。我在心里嘀咕：他那一团一团的火焰是在向谁喷射呢？黄半斤？工作组？所有人？整个世界？一时间，恐怕谁都搞不明白。

批斗大会还按老规矩进行，由工作组事先安排好的革命群众念大批判稿，这次一共安排了八个人，田野打头阵，然后一个跟着一个念。

我全神贯注地观察：土地主好像要说话，头和肩膀向上一蹿一蹿地挣扎，然而，他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仔细听，虽然话没说出来，嘴里却不断地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。那声音像一只受伤了的公鸡在倔强地打鸣，又像一个被掐住喉咙的人所发出的垂死挣扎般的哀号或者求救。

不过，他声音太小，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，但那声音实在是太小了，小到似有似无的程度。这样的声音要是在过去，早就被革命群众气势磅礴的怒吼震成碎末儿，随风散去了。可是，这次太特殊了。会场静得出奇，能听见人们紧张的呼吸。

因此，土地主发出的声音还是能隐隐约约地听见，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听见。

田野用了十分钟的时间，晃着他那秃脑袋，时不时地用手背擦擦汗，慌慌张张地念完了批判稿。接下来，那些念稿人的气势却一落千丈。他们念得特别不自然，越是不自然念得就越快，甚至大段大段地省略，只不过走个过场就草草收兵。结果，通常要开两个半钟头的批斗会，只开到四十分钟就灯枯油尽、没戏可唱了。

常委员长这次相当机灵，为了不再重蹈上次的覆辙，他果断地喊了一声：“散会！”

批斗会散得又唐突又尴尬。一张张神情诧异、惶恐不安的面孔，从不明不暗的灯光下凝重地离开，悄无声息地消逝在黑洞洞的夜里。

我被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冲击得神思恍惚。这股情绪是什么？一时间说不清，也许是一种混合体，好几样东西纠缠在一起，只能拆分析析。

首先，应该说是恐惧。土地主那张脸，那双眼睛，他发出的那种声音，他做出的那种姿态，无一不闪烁着毛骨悚然的幽光，人鬼难辨。

然后，是疑惑。土地主哪里有一丝一毫低头认罪的姿态？他明明是在抗争！既然他在抗争，那他为什么会“坦白交代”呢？而且坦白交代的全是一堆谎言，弥天大谎！他会是屈打成招吗？那么，谁打了他，他又受到了怎样的迫害？他的腰为什么是弯的，弯到那种程度？他的牙齿哪里去了？他为什么说不出话来？他的头为什么要倔强地挺着？他要向人们传达什么样的讯息？

问题太多了！“今不如昔”案是一张用谎言与暴力编织的黑网。

不知不觉，我走到左琳的办公室。

门不是我推开的，是另外一只手，一只粗壮的大手。一只大手倏然牵出一条生猛大汉，吓得我一哆嗦。

大汉正是胡大林。他说他是跟我肩并肩走到这儿的，我却毫无察觉。

毛子和杜瞎子先我们一步到了，同仇敌忾地坐在左琳办公室里的一条长凳子上。毛子平素不抽烟，这会儿却让杜瞎子乘机给塞进嘴里一支，有一口没一口地抽着。

胡大林开口便说：“娘的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搞出这种名堂！”

左琳阴沉着脸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怎么是光天化日？天是黑着的，气糊涂了？”

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左琳这样阴沉着脸。从小到大，十几年来，头一回看她这样。昔日明媚的阳光从她脸上悄然退去。

“完全是屈打成招！”胡大林愤愤不平地接着说。

杜瞎子随声附和：“秃子脑袋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！”

左琳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恐怕不能说是屈打成招。”

这话让我们大家伙儿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她解释道：“他根本就没招！想想看，如果他招了，他会是这样的姿态吗？他这种以死抗争的姿态根本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——他没招！所谓‘坦白交代’不过是一个弥天大谎，是个天大的阴谋！所以，我们不能按照屈打成招的思路去想问题，而要思考怎样揭露这个阴谋。”

“对对对！”我们恍然大悟，齐声附和。

胡大林说：“我找汪文清去！”

左琳又一次摇摇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首先要找的——不是汪文清，而是——证据！”

毛子说：“怎样才能找出证据来呢？”

杜瞎子说：“得想法子贴近土地主，听他本人怎么说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大家还是看着左琳。

左琳说：“我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，现在心里很乱，不如这样：大家先回去休息，冷静一下，往深里想想，明天找时间再好好商议。”

她下了逐客令。但是，大家都没有走的意思。

杜瞎子弓着身子，埋头抽烟，“吧嗒吧嗒”，几下子就把一卷关东烟叶吸进嘴里。然后他觉得嗓子堵得慌，于是捂着胸口，使劲儿咳嗽了几下，“吼吼吼”吊出一口痰，“呸”一声啐到地上，一脚踏上去，蹭了几下，把一个污点拓展成一片。

毛子心不在焉地翻腾着桌子上那些学生们的作业本，一双空寞的眼睛毫无目标地扫来扫去。扫过那些本子上的不过是一团麻木的、空洞的、散乱的目光。除此之外，他的眼神里便没有任何真实的、有意义的、有感知的光束。

胡大林歪着脑袋，眯起眼睛，用最小的一根指头挖耳朵，挖完耳朵又换了根指头挖鼻子，挖完鼻子又用指头的背面揉眼睛……

我也不想走。至少，这屋子里的灯光是亮着的，尽管亮，却不晃眼，光线均匀、柔和地撒了一身，多少帮助我驱散了一些恐惧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眷恋上这间小屋。

小屋对我来说，总是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。它的品格、气氛、情调，无一不让我心驰神往。

其实，屋子里的陈设只不过是一张很小的两屉桌，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，一条长板凳和一个书架，再普通不过了。然而小屋的主人却把它们调理得风光旖旎，不落窠臼。书架上摆着满满几格子的书，书桌上摆着教案、课本和学生的作业本。墙壁粉刷得雪白，贴了几副图画，都是小学生们的作品。画里的人物统统是小猫、小狗的模样儿。小动物们在一轮火红的太阳下唱歌跳舞。窗户上没有窗帘，用几张白纸贴住下面的两格，挡住外面的人有意无意投来的目光。不知她从哪里弄来一只高筒的玻璃杯，里面插着一大把五彩缤纷的野花，让小屋弥漫着幽幽的草香。就这么几下子， she 就把小屋调理得生机勃勃、情趣盎然。

这会儿，冬天支起的小炉子还没撤掉。炉子上放着一把水壶。水已经烧开了，“吱吱吱”地喷着热气腾腾的白色雾气，温润的雾气深深地沁入我的心肺。这间小屋子清静而又温暖，它挡住了外面嗖嗖的冷风和漫无边际的黑暗。我那颗寒冷

的、震颤的心灵只有在这间屋子里，才感受到一丝柔婉的安抚。

我不想离开。

我说：“喂，你们注意到没有？土地主脸上有伤，牙也给人打掉了，他想说话呢，可又说不出，好像嗓子被卡住了，还有——”

胡大林连忙截住我的话，一副另有见地的样子，说道：“这些都是明摆着的，谁都看见了，可是，你们发现他脸上最大的疑点是什么吗？”

眼看新一轮的讨论即将开始，左琳却发出第二道逐客令，她说：“找到证据的工作可能非常困难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几个人没有开展调查的权利和理由，只能秘密进行，所以，特别不容易。我们必须冷静思考、缜密设计。大家还是回去好好想想吧。”

得，不想走也得走了。我很不情愿地拉开门，拖着沉重的双腿，迈入一片又熟悉又陌生的、云谲波诡的天地。

土地主的“丑恶面目”像一部触目惊心的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、意识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。他不屈不挠地、一刻不停地在我的眼前挣扎着。

珍宝岛架线的时候，听说苏军坦克车上装有一种红外线的夜视镜，可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把目标看得清清楚楚。此时此刻，我在猜疑——莫非我的眼睛也突然具有了某种类似红外线的功能？为什么眼睛明明是闭着的，紧紧地、严丝合缝地闭着，而土地主的模样还是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？我翻了个身，那土地主竟然也跟着就翻过来，活生生地立在我对面。

我打开手电筒，看表，半夜一点四十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看，两点十九分。然后，两点五十分，三点零八分……

意识渐渐模糊起来。

土地主对我说：你问啥？牙怎么掉的？砖头砸的，窑塌啦！轰隆隆——

我又问：腰怎么弯了？